

智識青年與統一

王贛愚

抗戰開展以來，國內一般青年對國事的態度確有顯著轉變。在後方者既已深加猛省，奮發自勵；即在前線上，在戰區裏，在空中中，無數青年建樹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往事且莫提，今後果能從實踐中努力，向現實中邁進，由浮囂而沈靜，由散漫而凝結，誠不愧為建國的先鋒，民族的新生命！

我姑不對老年中年說短道長，祇對青年估質量品。

青年真可愛！活潑其心，方剛其氣，勇往直前，獨立不羈。遇事當做即做，做了不計成敗利鈍；有話應說即說，說了必定盡情吐露。生來富有生機，終不願坐愁行歎，推敵是非；本性樂於幻想，恨不得移風易俗，重造世界。人常比喻青年為初春，為朝日，為新鮮細胞之在人身。這都是形容他們之有可貴可愛處在。況且許多人還認「青春不再」為憾事哩。

然而，一談到青年政治運動，卻有不少人愁眉怒目，大不以為然了。這班人固然贊許青年愛國的熱誠，但總以為青年直接參政，是軌外的行為，無意識的盲動。事實上，青年政治運動並不是政治已上軌道的國

家所有的現象。青年激於國事，拋棄學業，虛費時光，作些轟轟烈烈的表現和要求，促成一種政治運動。這種運動，一則證明國內對抗分裂的局面仍無從消除，一則反映少數醒覺的智識份子因不滿現政府之故而出來問政。國家的不統一，是一般青年干政的起點，也是青年與政府分道揚鑣的主因。早在十九世紀前半葉，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有在瑪志尼領導下的「青年歐洲運動」(Young Europe Movement)產生，其影響於統一未成的其他國家者，既深且鉅。嗣後又有性質略異，但勢力頗大的智識青年解放運動——「虛無主義」運動——出現於政權時虞顛覆的帝俄。歐戰前的德國青年運動雖大體上是反抗傳統文化的「理想主義」運動，然終究也是當時行將崩潰的封建社會中智識階級不滿現狀情緒的自然流露。其他如埃及、印度以及南美、南歐各國，或由於政治的落後，或由於外侮的侵迫，青年運動亦曾在如火如荼的活躍中。反之，在統一基礎比較穩固的國家，如英、法、美，又如現今的德、意、蘇，青年並沒有與實際政治絕緣，實則所謂政治運動，不是由成年人負責領導，便是由政府嚴密統制，因此，究竟不能與自動發生而不可抑遏的青年運動混為一談，等量齊觀。

青年政治運動可說是國家政治紛擾的表徵。在中國，智識青年之憤激國事，起而干政，由來已久。如宋太學生之上書論政，明東林學子之批議朝政，以及清末學界之參加革命等，這都是青年直接參政的史實。民國以來，因為對外關係而引起的青年政治運動，究其實無不與國內政局的變遷遙相呼應的。從「五四」運動起，青年學生雖激於外侮，然而無時不覺得改革內政的重責在身。在受外強與軍閥的兩重壓迫之下，青年運動實具有革命的性質。試看，在締造民國的奮鬥中，無數少年志士是披荊斬棘的先鋒；在國民革命的進展中，不知犧牲了多少優秀青年，纔換來國內形式上的統一。熱誠英勇，乃青年人的本色，目擊國家的破爛支離，從內心的深處，決定獻身於革命，其情可感，其志可嘉。

北伐以還，統一粗成，政局漸定。照理青年應該與政府在同戰線上，向反革命的殘餘勢力作猛烈的進攻。誰料許多活潑有為的青年，誤認革命的目標，往往被人誘惑聽人驅遣，而不能獨立自主，從此，十字街頭漸有他們的蹤跡了。須知學生運動是時代的產物，絕對不能與政局分離。中國政局遷變既是那樣的急驟，而學生運動似乎也跟著改易其趨向和路線。所可痛心的，是近十餘年，除在軍閥政權下葬送的青年不計外，粵、桂、湘、鄂、江、浙各省，因反共而殺戮的純真學子，奚只千萬。回首當年，各黨各派利用青年為競爭的工具，每一次黨爭，必定演成慘禍。這對於國家民族的損失實在太大了。

最近幾年來，青年流血的黨爭，似已稍殺，然因學界思想的分歧而

引起的政治糾紛，仍是層見疊出。各執一見，自成宗派，在外患緊迫的時候，不惜演出撲朔迷離的悲劇。老實說來，青年閱世未久，成見不深，本足為全國統一團結的基幹；無奈老年中年已把國家弄成四分五裂，竟至外患日亟，而國內政治尚無澄清之象。我們試一分析已往青年政治運動的前因後果，便可窺見下列的幾點：

(一) 過去智識青年的憤激苦悶，無疑的起因於政府未能以禦侮大計宣示國人。八一三抗戰以前，青年激於外患急迫，摩拳擦掌，恨不得操刀殺敵。轉看政府對日外交并不宣佈固定方針；到了嚴重關頭，不能違作最後犧牲。在青年心目中，最上是抗敵，其次是督促政府。抗敵既不能，祇有督促政府。所以，過去數年中，學生運動的路線，漸漸由對外而轉向對內，最終養成了反抗政府的心理。政府對救亡大計未便盡情宣露，實有其苦衷和理由在；但青年不加體諒，誠屬憾事。政府為維護政權，保持秩序計，安可容縱青年的情感奔放偏激，不加任何限制。無奈喻之以理未生效，禁之以勢又無功，於是懷疑着他們有背景，有黨派色彩。政府與青年隔閡的狀態既成，欲納其活動於正軌，實在難乎其難。

(二) 一部分青年，因厭惡政府之故逼入黨爭的漩渦中，更增加國家分裂的一種因素。在國家政治未上軌道之前，政界仍以奔競鑽營，私親倖進相尚。學生目擊出路壅塞，爭相參加政黨，聊圖鬼混，似乎祇要加入黨派就會有官可做，有利可圖。許多黨派相率以虛名厚利來誘掖青年，其目的並非要推行某種主義某種政策，實則要增大勢力，我不相信

大多數青年都是如此勢利的如此卑鄙的，卻相信十之八九的智識青年都是真誠純潔的，毫無背景的。不過其中也有人往往忍不住外來的刺激，禁不得心頭的煩悶，而不知不覺地接受着標語口號的迷惑。開口閉口不離新奇名詞，鬧來鬧去，總是一套公式。青年人原是個獨立的主體，而竟做了他人的「爪牙」或「工具」。救國是光明的舉動，亦變成了曖昧的黨爭。須知求學是青年的職分，政治運動則是偶然的觸發，不幸得很，在中國青年與政治從早即結不解之緣了。

(三)綜觀過去學生政治活動，任何人皆不能斷定其無黨派的背景。思想的糅雜，黨爭的激烈，反映到青年的本身便是互相磨擦，互相攻訐，甚至互相毆打。以往學界的分裂，確實是國家統一的一大障礙。青年政治運動，固常發軔於一時的衝動，然要使其發揮莫大力量，必先從統一自身的組織做起。不幸在過去學生組織上，或隱或現的裂痕，始終無從彌縫，卒讓各野心家乘隙伺機，相率闖入，促成團體力量的分散。大之一地之內，小之一校之中，學生組織壁壘對峙，勢不兩立，宣言互罵武力相加，鬧來鬧去，總是自亂步伐，各殘元氣。其實，自有政治運動以來，學生組織，幾乎完全被少數人把持操縱。青年羣衆中豈乏領袖人才，但少數人活躍，多數人沈默，早成我國學界的氣習了。其中便有十之八九的青年處於左右兩派之間，無色彩，無成見，有話不說，有事不管。一半由於這班大多數青年的消極冷淡，一半由於政府和學校當局處理學潮之不得其法，學界左右派之爭乃益趨尖銳而終不可解。校園裏的內鬨，無非

是國家內戰的縮影；今日學界的醜劇，安知不重演於明日的政治舞臺上。想起來真使人不寒而慄！

上述的危險現象，是在學生呼籲統一救亡的聲中層見疊出的。這些現象一日存在，中國統一大道上所有的許多障礙究如何掃除，這是當時青年們所沒有想到的一個重大問題。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後，左右派的衝突已達到最嚴重的階段，實是國家不幸已極！誰料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

卻給予學生思想以意外的好影響。雖然其中極少數活躍份子，似乎對驟變的現實，反感着目眩神迷，不知所從；但是大多數青年受着環境的教訓，不得不回頭反省。去年三中全會閉幕以後國內表現着國難以來所未有的大團結。國共合作不但祇是原則，而且見諸事實。國家需要統一，民族需要自強，而智識青年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途中，不啻是主要的動力。須知在國事現階段上，個個有為青年都將在堅強的國家觀念之下努力，一言一動均不要違背國家的利益，並積極的對國家有所貢獻。

二

自西安事變解決以至全面抗戰開展的整整數月中，誰是中國智識界從觀念到行動加以一番徹底自我檢討的大時期

中國此時絕對需要以現在執政黨為中心，由各黨各派及大多數

無黨無派的國民共同促進國內真實的統一，然後再以真實統一的力，量來捍衛國家的生存。認清了這一點，今後青年學生活動自應納入有目標有秩序的路線上，和政府共同負起「團結建國」的重大責任。回憶前此學生運動，類多以協作始，以分裂終；以呼籲國家統一始，以釀成政治糾紛終，從來沒有得到其應有的成就。此中原因固甚複雜，但從根本上說起，我始終認為今後青年如要不蹈已往的覆轍，首先澈底糾正以下兩種謬誤的觀念或惡習：

第一：前此有大部分的智識青年，無形中把官員、政府和國家三者混為一談。往往因為有了這種誤解，某某官員觸怒了學生，致使整個政府遭受誹謗；政府開罪了學生，甚至連國家亦難逃攻擊。因此，國難以來，智識青年受了一點刺激，心裏便充滿着反政府的情緒，對政府措施不分皂白的加以非議。這種心理的養成，就是過去所謂不滿現狀派——尤其是左傾黨派——拿來勾引青年的陰險手段。民國以來的中國政府，總是軍閥官僚所支配的，軍閥仇視民衆運動，官僚抱着投機主義。當時智識青年懷怨政府，反抗當局，事實上無可避免，尤其是在外侮日亟的局勢下，更是情難自禁。可是到了北伐以後，政府是革命的結晶品，十餘年如一日的負起建國的大業，其成績既不像悲觀者流所描寫的那樣惡劣，也沒有像官方所謳頌的那樣可觀。然平心而論，一般青年絕不應因一二政府中人舉止不當，或因政府一時對外措置失宜，而對整個政府暗生猜疑，蓄意破壞。須知當前中國不能片刻缺乏強固統一的

中央政府，以應付空前嚴重的國難。強固統一的政府現已逐漸形成，倘大家復加阻撓，斷其生機，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算盤上，怎麼也說不過去。

國家與政府有別，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前者是現階段人類生活的最高單位，其在本質上無所謂善惡是非；而後者是掌握及行使國家強制力的少數人的集合體，衡諸不同標準，便不難判定其優劣得失。從經驗上言，一般政府的職務，不過是運用強制力以執行國家的意志，而所謂「國家意志」原是飄渺無蹤之物，往往為特殊統治階級所假借所支配，卻是各國政治的實況。在任何現代化的國家中，姑不問政體如何，權力誰屬，它的政府和官員，在執行「國家意志」的程序上，除應負法律上或政治上的責任外，不得不向人民要求相當限度的尊重和信任。當然，所謂「尊重」不是偶像的崇拜，而是特殊資格的承認；又所謂「信任」不是無意識的盲從，而是充分權力的賦予。優良的政府，祇宜擁護，而不宜橫加嫉怨；盡職的官員，僅可鼓勵，而不可無端挑剔。關於這些極平常的極淺近的政治原理，以往大多數青年從未加以深刻認識，所以不禁養成憎厭政府的心理了。迷信無政府主義者，誣政府為萬惡的淵藪；傾心共產主義者，斥政府為壓迫的工具；曲解自由主義者，亦視政府為民權的障礙。其實這一般人的心裏盡是憤恨，盡是反抗的決心，無時不在擴大政府與人民間的隔閡。他們所舉的是和平統一的旗幟，所喊的是團結禦侮的口號，但所弄出來的卻是助長國家分裂的把戲。說起來真可痛心！

第二青年學生以爲自由祇能於磨擦和衝突中求得是另一種的傳統誤解。他們本來經驗不足，見異思遷，耳聞了自由美名不免神迷，身受着社會束縛，總想擺脫。憎惡政府，用意即在爭取自由；互相傾軋，又何嘗不是爲此？「五四」運動以來，「自由」漸成青年學生的口頭禪，陳義太高，日益混沌，致使許許多多盲動妄舉幾無不假「自由」之名而得其口實。殊不知自由祇能實現於有組織有紀律的社會之中。伸張小己，抑壓團體，無所謂有組織；盲目衝動，恣行越軌，亦無所謂有紀律。從另一方面說，青年人富於情感，思想行爲常常走於極端，一遇着調和折衷的事態，便引爲不澈底不滿意。所以，處在動盪中的中國社會裏，好高騖遠的青年人，泰半是憤慨抑鬱，總覺得無以施展其抱負。因此，往往不顧現實，做事操切，原是一片熱誠，最終釀成慘劇。

自由與權力，似相反而實相成。二者如何互相調劑，便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基本問題。國家權力的最大作用，是在調整社會生活上的錯綜關係，如果莫能做得到，個人自由便如太空浮氣，飛散莫定。但我國一般青年始終誤認自由與權力絕對不相容，以爲國家權力增加一分，個人自由便縮小一分。這種誤解所表現於事實上的活動，往往是無數青年與政府互相對抗，勢不兩立，空喊自由，而不知權力之重要性何在。政府當局倘對這些思想錯誤的青年，不加指導勸誘，希冀其自動覺悟，到了真個爲人操縱利用，雖然加之以刑，臨之以勢，恐怕也無以善其後了。坦率說來，一般青年對自由的呼籲，大抵是純潔情感的宣洩。這種情感，

讓其在正當的軌道上流露或者是青年意志的奮發，青年力量的培養。也許不是政府壓制青年的自由，他們自己豈不是互相壓制自由呢？依我個人觀察，自由之爲物，既非天賦的，又非出自國家的，乃社會客觀事實所決定的。在現代社會上，生存的理想與生活的準則，是一體的兩面。前者是自由的實現，而後者是紀律的施行。侈談自由，而不慣紀律，確是捨本逐末。人人如此，則社會上不免有矛盾、分歧和磨擦的現象。我國一般青年之不了解自由的真義，是團體生活的致命傷。祇知有小己，而不知有團體；一味恣縱己慾，莫能節制個性。什麼紀律，什麼訓練，一切看做具文。既不受命，又不能命。平時組織無論大小團體，總是系統龐雜，意見紛歧，轟轟烈烈，熱鬧一陣，結果不因外力壓迫而解體，便因自身懈怠而停息。近十幾年來，學生運動常常遺傳下來此種裂痕，至今亟應設法彌縫。智識青年果欲要求真正自由，首要走到有組織有紀律的現代生活，養成自動自律砥礪互助的團體精神。果欲實現真正自由，又須有敬重獨立意見的雅量，切勿憑藉威勢而抹殺異己的主張。我總以爲：今後學生團體，如果做到組織的民主化，行動的規律化，終久便會把自由從生存的理想進而爲做人的實踐，卒成了平常生活的中心準則。

三

懲前毖後，上述的兩項普遍誤解（或是兩種舛誤心理），在今日青年，倘仍無法糾正，莫說在民族抗戰期間，可以成爲極其危險的因素，

就是在平時國家的分裂也可以由此促其形成。二十餘年來學生運動是增進國家的力量，還是消滅國家的力量至今尚是一大疑問。論其所採取的方法，總不出喊口號、貼標語、請願、示威等一套。這些方法，除宣洩青年的情緒外，並不是沒有別的作用，譬如激動國人的愛國心，警覺當局的責任觀念，及制止少數人賣國的妄想，然而超出這些消極的作用以外，實在未見有何積極的成績可觀。愛國是主觀的情感，救國是實際的工作。而以前青年往往是愛國有心，救國無力；熱誠有餘，沈着不足。僅僅認識末節問題，抓住粗淺手段，固可見效於一時，難獲成功於久遠。救國之道多端，不必強求一致；但從根本上說，在今日中國，每個青年都有不容推卸的一個最大責任。這就是積極的培養和蓄積進步的力量，以鞏固國家統一的基礎。放棄了這個責任，便會直接減少整個國家的力量，這是毫無疑義的。

青年是國家的元氣，是民族的中堅。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精力，必須引導到建國的大路上去。建國是長期的奮鬥，非十年幾十年不能達到目的。青年為將來的國家主人，責任尤為重大。一個賢明的政府，認識了青年在建國運動中的特殊地位和歷史使命，就要着人先鞭，領導青年吸引青年使其結合而成一個偉大的力量。歐戰以來，主要國家，不論立國精神如何，對於青年訓練的重視，如出一轍。訓練方針因立國精神不同，容或有所互異；然其實施方法，似乎相去無幾。以方針言，意、德、蘇等獨裁國家，都認青年是屬於國家的，在政府或黨的統制之下，以教育政治

化為手段，強施嚴格的訓練，絕對不容私人或異黨擔負這個責任。至若英、法、美等民主國家，訓練目標卻在養成總智體三育平衡發展的良善公民；在訓練的過程中，政府祇站着指導的地位，而不加強控制和干涉。不過從實施方法上說，各國訓練青年，沒有不偏重思想的啓發，體格的鍛鍊，及集團生活的實驗，務使青年成為健全的國民精幹的戰士，準備着為祖國而奮鬥，為民族而犧牲。青年訓練已成國家推行政策的工具，不但在民主獨裁的兩種國家是如此，即在軍國主義的日本與和平主義的丹麥也何嘗不是如此？

青年訓練不只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同時也是一種重大的政治問題。歐戰後，許多國家，尤其是獨裁國家，所急求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青年變成新建政權的熱誠擁護者？如何把青年思想和活動納入正軌而匯成新銳的革命力量？戰前各國反傳統的求解放的獨立自主的青年運動，早已由銷沈而趨於絕跡了，蓬勃而起的卻是在政府或黨的領導下的衛國保族的青年運動。青年的「國家化」是一種普遍的趨勢，而國家的「青年化」亦已成爲建國的核心問題了。

今日中國統一的中心勢力，無疑的是國民黨，而建國的主要力量，當然要出自一般青年，尤其是智識青年。所以當前我們國家的出路，民族的希望，確是使全國青年掬其一片純誠，共同培植並扶助這個現有的統一中心勢力——國民黨。這樣做去，在建國途程上定會產生無窮無盡的深厚力量。這種力量必須充分培養，而培養的有效方法，乃是青

年的集團訓練。以往國內青年未曾受過嚴格的集團訓練，我們雖然不能單責國民黨，然而國民黨實在亦不能全辭其咎。本年四月間，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鑒於此，議決組織所謂「三民主義青年團」，在統一的組織之下，訓練全國青年，以求國民革命新力量的集中。這是切合機宜的一種重要措施。十幾年來的中國青年活動，都是在無組織的狀態中摸索，各成系統，自劃勢力，散漫紛歧，各行其是。純潔高尚的青年團體，遂無時不有無謂的磨擦和分化。這不獨是國家教育上的障礙，也是國家政治上的危機。最近「青年團」的組織，用意即在集中全國青年於一個堅不可破的團體之內，施以嚴格而且切實的訓練，務求增進服務的能力，共同鞏固新中國的基礎。關於訓練青年的方法，千縷萬端，這裏暫

明年開幕的萬國物品展覽會

明年四月紐約將開萬國物品展覽會。該會在今夏，已有二十五國展覽部建築物，已奠基石，外國政府用作此會資金，約達二千五百元。該會誠世界地理之活躍表現，該會意在增進國際間友好，以求貿易發展。明年四月三十日華盛頓建國一百五十年紀念日，舉行開幕禮，預計參觀人數有六百萬，每日平均須接參觀者二十五萬至八十八萬人，全部開銷一萬萬五千美元，會址建費及其他支銷五千萬元，紐約市及聯邦政府籌付三千五百萬元，外國及私人參加展覽者籌六千五百萬元，現在已有五千人，從事各項工作，惟須多募七千人，方足調用，管理處建造費達七十五萬元，可供一千四百職員居住，會址佔面積一千二百一十六英畝，展覽會完畢，將永遠成爲一公園，其中有兩建築物，一高達二百尺球形建築物，樓分十八層；一高達七百尺三邊針狀建築物，樓分五十層，現由各洲移植一萬株樹，並有二百五十萬株葡萄等植物，該公司現由美國各企業家參加組織，非以營利爲目的，將來縱有盈餘，亦概捐作科學研究，及慈善事業。

不詳論。從根本上說起，我始終認爲首要糾正剛纔所述的我國青年的兩種傳統的惡習或誤解：（一）以不滿政府中少數人之故，而持着反政府的態度；（二）單憑情感的衝動，從磨擦和傾軋中求得自由。這兩種惡習或誤解，如果不加澈底革除，結果青年既不能從諒解國策更進而擁護政府，又不能摒除前此被人操縱利用的危險。當此國步艱難的時候，全國青年似乎漸漸有新的覺悟，新的認識，庶幾可使國家的真實統一加速完成。

任重道遠的青年們團結起來，奮其智能，創造新的中國！

一九三八，五，於昆明。